连环画：渐行渐远的精神食粮

文/蒋新平

“行人们，请把脚步放轻，不要惊扰我们的小读者。看，他们的兴味正浓，手捧着连环画在轻轻翻动……这几方寸的小本本，那无声语言，把理想和智慧的种子，在幼小的心灵里深深播种……”这是中国连环画艺术委员会主任姜维朴先生对当年传统连环画与小朋友那种亲密和谐关系的动情描述。对于现在的成年人来说，连环画曾是童年最诱人的课外书，连环画书摊是他们少年时期学习语文和其他知识的最佳场所，是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随着岁月的流逝，传统连环画悄悄地退出了文化艺术舞台，给他们留下了无限温馨和美好的回忆。

在岁月的长河中悄悄隐没

连环画，在我国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它是从单幅的人物故事画演变而来。最初的绘画还不是连续性的，一直到唐代才出现了连续性的绘画，并具有初期连环画的形式。如甘肃敦煌千佛洞壁画中的本生故事画和佛传故事画，一幅一个情节，按顺序连接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这种绘画的格式非常自由，有用宽城框均等隔开的，有用图案图画隔开的，式样繁多，格局不一。到了元明时代，才出现了连续性较强的插图连环画，如《全相平话三国志》共69页，每页上为描图，下为文字，初具今日连环画的模型。到清代，又出现了单页的连环故事画，也就是“年画”，但这种绘画还不是连续性的，一般是一个故事印一张，也有印三张相连的。直到清朝末年，有了石印，就产生了“回回书”（每篇每回皆有插图），如光绪十年左右出版的《聊斋》《仁国》《水浒》就属于这一类。20世纪初，上海文益书局出版了《仁国志》，才标志着由简练脚本与绘制画幅相匹的现代连环画的诞生。

上世纪初，诞生于上海的这种文字与美术相结合的图书形式，由于其融普及性、知识性、娱乐性、艺术性于一体，很快成为最流行的大众通俗读物，主导了几代中国民众的业余文化生活。鲁迅、瞿秋白、茅盾等革命家和文学家都曾热爱并致力于“小人书”事业的发展，对连环画的作用和意义做过诸多精辟的论述，为连环画事业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解放后，连环画优秀创作人才受到重视，出版逐渐形成规模。连环画出版的黄金时代出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许多美术出版社有专门的连环画创作室和编辑部，创作出版了大批颇有成就的作品，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连环画出版景象。这个时期，精彩纷呈的国画连环画作品争相问世，现在很多读者和画家还记得连环画界的“四大名旦”（沈曼云、赵宏本、钱笑呆、陈光镒）、“四小名旦”（赵三岛、笔如花、颜梅华、徐宏达）、“南顾北刘”（顾炳鑫、刘继卣）等美称，在青少年读者中还形成了“迷”名家的“追星族”。那时，一部部经典的连环画作品体现了不同画家的风格和个性，也把社会万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赵宏本、钱笑呆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雅致细腻、栩栩如生；王叔晖的《西厢记》隽永飘逸、惟妙惟肖；刘旦宅的《屈原》质朴凝重、遒劲奔放；王弘力的《什五贯》虚实相间、妙笔生花；丁斌曾、韩和平的《铁道游击队》气势磅礴、引人入胜；杨逸鳞的《青春之歌》色彩鲜明、独树一帜；聋哑画家毅进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笔触生动、令人振奋；贺友直表现湘西农村题材

的长篇连环画《仙乡巨变》，运用高超的白描手法，使得画面丰富翔实，细节具体形象，达到了“虚中有实”，“繁而有序”的高境界，更被誉为“中国连环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连环画的出版数量在1982年达到了解放以来的巅峰，那年全国共出版连环画两千多种，达八亿多册。但是自1984年开始，连环画逐渐成了无人问津的“灰姑娘”。究其原因，一方面，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电视成为文化生活的主流，海外卡通连环画的大量涌入和街头游戏机的普及使传统生活方式受到冲击，人们的阅读、益智和娱乐方式日益多元，孩子们已经拥有远较当年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他们所拥有的色彩、声音和游戏都是过去的孩子们无法比拟的，传统连环画再也不可能成为他们文化生活的主流和焦点。另一方面，在新的市场竞争面前，连环画的出版创作与新时代发展脱节，缺乏创新，有的出版社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对连环画选题的精耕细作，使编绘粗劣的“跑马书”泛滥一时；也有的出版者不重视内容

的探索和创新，一味地进行形式的包装，从而造成价格虚高，使得传统连环画与普通读者的距离越来越远，一度陷入一蹶不振的境地。上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期，传统连环画濒临绝境，渐趋消亡，出版界和绘画界以及文艺界的领导者都大声疾呼，希望振兴这一传统的绘画形式，但所有的努力最后都无济于事。曾经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传统连环画，就这样带着叹息和遗憾，悄悄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离开了曾经钟爱它的人们。

拾起散落的精神碎片

连环画在文化生活中渐渐消逝，但是，一群被称作“连迷”的人们用收藏的形式，努力地延续着传统连环画的生命。他们将自己童年曾经钟爱的连环画收藏整理，进而在“连友”圈中互相展示、欣赏、赠送、交换和有偿转让，从而形成连环画收藏交流的滥觞。

由广西、重庆、北京、东北三省及上海的“连友”初期的小范围的以物易物和简单的有偿交流，促使小圈子及省际之间散落分离的连环画爱好者相互沟通，启发了其后连环画交流的商业化市场化运作模式，传统连环画在收藏领域焕发出新的生命和活力。

1998年，在上海文庙旧书市场上，一位陶姓摊主在出卖传统连环画，他的一套1937年上海世界书局再版的《连环图画三国志》（全套二十四册、陈丹旭绘），要价竟是二十万，结果被上海电视台记者采访并报道。这像一声惊雷，把一大批迷迷糊糊的人惊醒了，使“连友”们重新认识到传统连环画的魅力和价值。同年7月，中国第一次连环画拍卖交流会在张文标等人的筹划下于上海三山会馆举行。这次拍卖会，除了上海本地的“连友”和连环画家参与外，江西、江苏、河南的“连友”也纷纷与会，拍卖会气氛活跃、竞争激烈，如《水浒》（卜孝怀，墨浪等绘）以6000元开拍，最后以19500元成交；1964年版的《铁原枪声》（四册，傅洪生绘）则以1800元成交；《红楼梦》（四册，张令涛等绘）竞拍至1000元；创下天价的则是1943年由原新闻书局出版的10本套《金瓶梅》（曹涵美绘）以6000元开拍，经一路追拍至2.1万元落槌。主槌的拍卖师事后也连连感慨：想不到巴掌大的连环画也会造成如此轰动的场面。

初尝胜果，“连友”们精神焕发，加上新闻媒介的推波助澜，连环画的价值和话题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和关注。三个月后，上海郑重地召集有关连环画家和各地的“连友”，举办了一次真正全国意义上的连环画拍卖交流会，将已经兴起的连环画收藏热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连环画收

藏也成为继字、画、瓷器、古玩、邮票后的第六大收藏门类。

新中国以来出版的连环画，作为阅读物出售时，也就是几角钱至几元钱，便宜的甚至几分钱，但当它们作为收藏品进入市场以后，价格马上就成倍增长。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之前倍受冷落的连环画“老版本”（出版于“文革”前）在收藏品市场上变成了抢手货，一本品相在八品以上的老连环画，售价一般都过百元，有的名家画作，品相好的常常上千甚至上万元。如贺友直的一套四本《仙乡巨变》出版时定价是1.2元，拍卖时到2800元；广西的雷德祖在1980年画的大开本《斯巴达克思》也拍出过2000多元的价格；人民美术出版社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连环画选本”四十二册，竟拍出270000元的天价。一些当年的大连环画家（如程十发、华三川、顾炳鑫、刘继卣、刘旦宅、陈逸飞、戴敦邦、范曾、王叔晖、雷德祖、赵宏本、张令涛、贺友直等人）的连环画都成了弥足珍贵的收藏品。

目前，已经有二十几个城市成立了连藏组织，各地纷纷建立连环画收藏论坛和藏品交易网站，《连

环画之友》 《连迷·连趣》 《连环画收藏信息》 《连藏博览》 《连环花》 《北方连藏报》 《连友之声》 《小人书屋》等比较有影响的连藏报刊也相继出版，北京的潘家园、报国寺，上海的文庙、三山会馆，天津的南开文化宫、文庙古玩城，重庆的大元广场，武汉的长堤街、红楼，南宁的花鸟市场，广州的邮票市场等地已经成为“连友”们交流和交易的固定场所，它们成为促进连环画收藏事业发展的摇篮。

连环画收藏并不是简单的将收藏对象归并聚拢，像其它的收藏门类一样，它也有相当多的方法和技巧。首先，连环画收藏讲究品相，要求封面封底俱全，内页保存完好，没有明显的污损，最好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这样显得画幅准确清晰，原汁原味。

从收藏品种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连环画当是首选，像《窃棒子扭转乾坤》（刘继卣绘）《我要读书》（王绪阳、贲庆余绘）《渡江侦察记》（顾炳鑫绘）《白毛女》（华三川绘）《孔乙己》（程十发绘）《仙乡巨变》（贺友直绘）等历届连环画创作评奖获奖连环画，绝大多数已在岁月变迁中耗损，加之“文革”时“破四旧”的毁坏，保存完好的已是凤毛麟角；70年代初，被关进“牛棚”的画家们创作的一批“文革”题材（如样板戏）连环画，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原因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不会再版），也极具收藏价值；80年代出版的长篇系列再版版本，虽不如初版珍稀，仍不失为收藏精品，如《红日》（汪观清绘）《聊斋故事》（叶之浩等绘）《岳全传》（王亦秋等绘）《三国演义》（徐正平等绘）等；90年代由于连环画收藏的不断升温，各地一些美术文化公司，陆续出版了连环画有限复制收藏本，弥补了连环画爱好者的缺憾，也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此外，尽量收藏稀少品种。大凡搞收藏的人，都懂得稀品为贵，罕品为珍，孤品为宝的道理。那些一次印刷几百万册，我们可以到处见到，你有我有大家有的连环画，即俗称的“大路货”，不会成为收藏的珍品，也无大的收藏价值。所以连环画收藏要注目于稀少。像明清时期的连环画、“文革”前出版的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话故事、宫廷轶事等题材的作品，由于经过“四清”和“文革”岁月的淘漉，大多遭到焚毁破坏，幸存者寥寥无几，再加上经济条件的限制，很多品种印量本来就少，如能够留存下来，达到八品以上的就十分珍贵了。

收藏连环画，还要重点关注那些重大题材的作品。像有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和“文革”题材的连环画，由于这类作品描写了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变迁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所以极具收藏价值。这几年在连环画交易市场上出现的《鸡毛信》《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首战平型关》（抗战题材）《渡江侦察记》《战火中的青春》《铜墙铁壁》《挺进报》《智取华山》《永不消逝的电波》（解放战争题材）《三千里江山》《止甘岭上的英雄》《飞虎山上五昼夜》《钢铁运输兵》《金玉姬》《十三勇士》《杨根思英雄排》（抗美援朝题材）《海港》《沱江颂》《公字的凯歌》《“一二五”赞歌》《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川藏运输线上十英雄》《陈波》《广阔天地炼红心》《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文革”题材）等连环画之所以在连藏会上持续走俏，受到“连友”们的青睐，也是与这些连环画内容所表现的重大题材有关的。

我收藏连环画始于上世纪末。当时，看到曾带给我童年无限快乐的连环画日渐消失，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到处去掏拾这不起眼的方寸之物。近十年来，我的足迹踏遍了北京、上海、广东、广西、福建、陕西、云南、四川的古书市场。有时，为了一本心仪已久的连环画我连很多偏远的山村都去过。捡拾的过程有艰辛、遗憾，但更多的是惊喜和欢乐。到现在，我已经收藏了3000多种，5000多册连环画，出版的时间跨度达70年。其中，“文革”前的藏品达四分之一，大部分是“文革”后出版的。在我的藏品中有不少是名家绘制的佳作精品，

它们常常成为我闲暇时静观陶醉的精神食粮。

鲁迅先生在《南腔北调集》中说：“连环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而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我想，作为具有相当艺术价值的连环画，虽然它作为一种实用的出版物，悄悄地与我们渐行渐远，但它作为一种收藏门类，越来越凸显出它的文化艺术价值。

[责任编辑/张金兰]